

1900-2000

百年美文



青春阅读版·读书卷



季羡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00-2000

百年美文



青春阅读版·读书卷



季羡林 主编

本卷导读 金雪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美文：青春阅读版. 读书卷 / 季羡林主编. -- 2版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1(2011.7重印)
ISBN 978-7-5306-5825-3

I. ①百… II. ①季…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83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12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8000册 定价：21.00元

百年美文

1900-2000

青春阅读版·游 记 卷

青春阅读版·地 域 卷

青春阅读版·人 物 卷

青春阅读版·读 书 卷

青春阅读版·闲情雅趣卷

百年美文

序言

上一世纪的百年中，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坛上“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个中原因，不难揣摩。我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其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其后，欧美文学一步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小说、戏剧的思想内涵、感情色彩虽仍然是民族的，但在形式上，同欧美的则毫无差异。诗歌学西方，读起来是越读越乏味。而散文则相反，虽在情调方面，在韵味方面，也受到西方的影响，然中国的白话散文凭借着几千年的丰厚积淀，含英咀华，吸萃扬芬，吞吐百家，熔铸古今，所以“五四”以来的诸多文体中，散文堪称一枝独秀。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隽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曼妙、丰子恺的厚重平实、杨朔的镂金错彩，其余大家，也是各有千秋。这百年中的

散文，特别是其中之美文，不可不读。

所谓美文，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美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且感情真挚。

美的散文往往写的是身边的琐事，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名篇。我所说的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人生旅途中的所历所感，无不包容于其中。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撷取其中一颦一笑，写出那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

这套分类选编的“百年美文”中，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许多文章曾陪伴我多年，可以称作老友；当然，也有不少作者的面孔是陌生的，不少作品是初次读到的，但这些文章都足堪咀嚼，颇耐品味，虽是新交，亦感亲切。古人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确为美文，我相信它们足以行远传后。

季红林

目录

001	我的读书经验	蔡元培
004	读书杂谈	鲁 迅
011	灯下读书论	周作人
017	为什么读书	胡 适
024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034	书	朱 湘
038	买书	朱自清
042	谈买书	钟敬文
051	买书	叶公超
054	谈读古书	曹聚仁

060	读书	老舍
064	书的毁灭	谢冰莹
070	书房	梁实秋
074	读书的习惯	钱歌川
078	人与书	郁达夫
080	我之书癖	谢国桢
087	书籍与我	徐 讦
092	书痴	叶灵凤
095	谈谈怎样读书	王 力
101	谈读书	朱光潜
108	读书与读自然书	李四光
111	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
116	怎样略读和摘读	王云五
122	书斋·书灾	余光中
130	北平书摊儿	唐鲁孙
134	爱书人多,爱书家少	黄俊东
141	“象牙塔”内的臆想	李欧梵
149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157	书的抒情	柯 灵
160	野味读书	孙 犁
163	书海遇合	冯 至
167	谈读杂书	汪曾祺

170	读廉价书	汪曾祺
178	我的第一本书	牛 汉
183	买书结缘	范 用
189	书缘四题	林 希
198	我和书	新风霞
205	阅读是一种孤独	毕淑敏
209	你读书吗？	邓 刚
213	童年读书	莫 言
220	看老书	张 炜
225	书痴	黄 裳
233	藏书印	唐 弢
236	买旧书	钟叔河
241	爱书人的肖像	姜德明
250	“书太多了”	吕叔湘
258	侍弄旧书乐无穷	龚明德
262	我的书斋	季羨林
265	我的书房史	萧 乾
270	父亲的书房	陈平原
276	禁书	邵燕祥
281	读书种子	李 乔
285	藏书忧	余秋雨
294	书卷人家	吴 方

300	爱书家的乐趣	周国平
308	恨书	宗 璞
312	读热烈的书	林贤治
316	我看国学	王小波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学者、教育家。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全集》等。

我的读书经验

□ 蔡元培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

读
书
卷

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滴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雋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

【导读】

经验之论，多是自己的人生历练感悟萦绕心头，不吐不快。前辈读书人与书的缘分，像是对恋人般，爱到骨子里，无论何时提到读书，便会有一腔的心得要与人分享。

作者一入文，并没有板起面孔，端起架子，而是从自己初读书时的偏好说起，颇有陶渊明读书的风范：好读书，却不求甚解。此法，颇能实现广种薄收，实际上，这也是初读书之人最应记住的要义。

在作者看来，读书心态里的“利己主义”，真的让他是受益多多。同时，又谈到胡适的摘录法，与王渔洋的壁上观，每日常新，让各自读书经验的佳妙之处尽现。

可见，读书之法，是因人而异，只要随自己心意，便会各得其所，各得其妙。

鲁 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任职于教育部,后定居上海。作家、思想家。有《鲁迅全集》行世。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 鲁 迅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对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

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始终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课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

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说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

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这“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介绍,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